

杜詩鏡銓

軼庭署簽



杜詩鏡銓

杜詩卷之四

陽湖楊西河先生編輯

杜詩鏡銓

嘉興顧鹿題



國民十年出版



代售處上海棋盤街

掃葉山房
錦章圖書局

杜詩鏡銓二十卷楊西鉢先生撮各家箋注爬羅抉剔博采而得所折衷俾杜公
倦倦忠愛之隱節解章疏洗發呈露秋帆尚書以為少陵功臣洵非虛語余誦之
心折久矣戊辰奉

命承乏兩川公餘之暇過城南草堂瞻拜遺像慨想流風恍一一於詩遇之今年
春校刊四史歲事念東南兵燹以後公集板燬無存爰覓善本付梓并取張上若
先生工部文集註解二卷附後讀詩者息象說之紛拏仰光歛之萬丈而杜公真
切深厚之旨益昭然若揭焉工既竣遂以是書歲之草堂用廣流傳並集公吏情
更覺滄洲遠詩卷長留天地間二語為聯懸廡下以志欽企云
同治十一年壬申六月頭品頂戴總制四川使者盱眙吳棠序

杜子美戴笠笠像



題子美畫像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
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
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曰何雕鏤惜哉命
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
瘦妻僵前子仆後攘二盜賊生戈矛吟噉當
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
甯令吾廬歎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飈
飈傷屯焯屈止此身嗟時之心我亦羞所曰
見公畫再捧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顏起
公死從之游

宋臨川王安石

杜拾遺集詩學大成其詩不可注亦不必注何也公原本忠孝根柢經史沉酣於百家六藝之書窮天地民物古今之變歷山川兵火治亂興衰之蹟一官廢黜萬里饑驅平生感憤愁苦之况一一託之歌詩以涵泳其性情發揮其才智後人未讀公所讀之書未歷公所歷之境徒事管窺蠡測穿鑿附會刺刺不休自矜援引浩博真同癡人說夢於古人以意逆志之義毫無當也此公詩之不可注也公崛起盛唐紹承家學其詩發源於三百篇及楚騷漢魏樂府吸羣書之芳潤擷百代之精英抒寫骨髓鎔鑄偉辭以鴻博絕麗之學自成一家言氣格超絕處全在寄託遙深醞釀醇厚其味淵然以長其光油然以深言在此而意在彼欲令後之讀詩者深思而自得之此公詩之不必注也是公之詩卷流傳天地間原自光景常新無注而公詩自顯有注而公詩反晦矣宋元明以來箋注者不下數十家其塵羹土飯蟬蛄蠅鳴知識迂繆章句割裂將公平生心蹟與古人事蹟牽連而比附之而公詩之真面目真精神盡埋沒於空囂垢穢之中此公詩之厄也注杜而杜詩之本旨晦而公詩轉不可無注矣陽湖楊進士西蘇少游名場即工聲韻之學宗仰少陵能篤信謹守涉其藩籬窺其堂奧搜羅古集攷核遺文片言隻字有關

於杜詩者節取而錄存之歲月既久積成卷帙爰製杜詩鏡銓一書以質於余余
自束髮授詩與吳下諸子結為吟社每討論源流必以工部為宗有友人株守明
人箋注一冊珍為枕中秘本謂能箋釋新舊唐書時事確當詳贍此讀杜之金針
也余應之曰如此何不竟請唐書友人廢然而去今閱楊君是書非注杜也將各
家注杜之說剗削紕繆盪滌蕪穢俾杜老之真面目真精神洗發呈露如鏡之不
疲於照而無絲毫之障翳也是由前之說杜詩之不可注不必注竊冀當代宗工
扶輪大雅挾草堂之精髓求神骨於語言文字之外而棄初得之筌蹠也由後之
說近日杜詩之不可無注又以風雅負絕迷塗未遠探浣花之門戶俾端趨向而
識指歸為後學示以津逮也則楊君是書安得謂非詞壇之正的少陵之功臣也
哉

乾隆壬子孟春下泮鎮洋畢沅書於武昌節署之叢桂軒

余夙聞楊子西河名來晚出示所著杜詩鏡銓二十卷首言用力幾二十年排纂成帙又閱五年其於杜可謂勤矣昔之治三百篇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傳注家以詩為最古詩傳猶未能盡應爾雅戔則多以禮注詩論者謂其特長於禮此注之難也今言詩率舉陶杜為獨得三百篇遺意陶詩自梁昭明太子北齊陽休之編次外注者絕鮮宋時注杜已有王洙宋祁王安石黃庭堅薛夢符杜田鮑彪師尹趙彥材等九家原書不傳尚見於郭知達之所采集杜之奧博有非詁訓不顯治亂之迹與國史相證近於變風雅之義注家徵實病其支虛則鑿章比句櫛則固治杜之倍難於諸家也是編裁擇各本草雜沙汰以歸簡約使讀者開卷瞭然至其疏通證明往往出前賢尋味之外又博採諸名家評隲附列簡端如元高楚芳採劉辰翁之例而後杜詩之學闡發始無遺憾雖其沉着獨絕殷殷乎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仍必待其人自領之要之學者得此為津筏厥功為不朽矣

乾隆辛亥嘉平月大興朱珪序

乙巳歲余任湖北糧儲道值楊君西懃掌教江漢書院愛其品粹學醞還往無間
今歲來訪余皖江藩署出所著杜詩鏡銓見示並索序於余余讀竟作而嘆曰少
陵詩兼綜眾體冠絕古今昔人稱之為詩史為詩聖復何容贊一辭然子美非僅
以詩見也子美以一小臣旋遭罷黜乃流離困躓每飯不忘朝廷忠義自出於天
性至其才與識則亦有過人者在安史之亂方劇扼寇蘆關斬鯨遼海論事輒中
機宜多與李郭諸公相合以及回紇吐蕃之蹂躪強藩分鎮之不恭宦豎典兵之
為害皆有以見於幾先而憂深慮遠美王相國則思復屯營之制嘉元道州則深
哀徵歛之苛迨勸修德以致時和法斗魁而求元輔於本原之地尤三致意焉使
得行其志所謂致君堯舜再使俗淳者良非虛語乃宋祁無識輒云公好論天下
大事高而不切亦猶陳壽作史謂將略非武侯所長觀公蜀中懷古詩宿仲之間見
伊呂指揮若定夫蕭曹非徒詠古蓋亦借以自況也顧公詩包羅宏富含蓄深遠
其文約其詞微稱名小而指極大舉類通而見義遠亦有如太史公之稱屈原者
苟不得其解往往視忠愛為刺譏等憂危於訐激詩義晦而公之所為自比稷契
者其志亦將以不明於天下楊子研精二十餘年乃盡得其要領章疏節解珠聯

繩貫於異說如蝟一一爬羅而剔抉之以求其至是如鏡燭形一經磨瑩而其光愈顯使凡讀公詩者有以知公之志悄然興悲肅然起敬信足動天地而感鬼神他如棲屑之出北史扶持之出漢書寄韓諫議詩楓香之當引十洲記江樓夜宴詩海查之當引拾遺記皆舊注搜索所未及其餘訂正外論不一而足又昔遊詩商山呂尚當指汾陽鄴侯瞿唐出峽詩伊呂韓彭斷指杜相崔旰攷證詳確尤能發前人所未發然後嘆其用心勤而為學博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昔松陵朱鶴齡氏著杜詩輯注一時盛行於世至雞林賈人亦爭購其書是編出吾知其不脛而走必有以先覩為快者其為嘉惠來學豈淺鮮哉爰不辭而為之序

乾隆歲次辛亥長至後二日滇南同學弟周樽撰

自昔稱詩者無不服膺少陵以其原本忠孝有志士仁人之大節而又千彙萬狀如古涵今無有端涯視他人尋章摘句為工者真不啻岱華之於部婁江海之於潢潦也顧其學極博體極備用意極深遠自非反復沈潛未易諳然已解宋以下注杜者名有千家適來論列者亦不下數十家然繁簡失中卒少善本余自束髮後即好誦少陵詩二十年來凡見有單詞隻字關於杜詩者靡不採錄於舊說多所折衷年來主講武昌閒居無事重加排纂義有舐滯至忘寢食不覺豁然開明若有神相之者凡閱五寒暑始獲成書竊謂昔之杜詩亂於偽注今之杜詩汨於謬解多有詩義本明因解而晦所謂萬丈光焰化作百重雲霧者自非推陷廓清不見廬山真面惟設身處地因詩以得其人因人以論其世雖一登臨感興之暫述事詠物之微皆指歸有在不為徒作計公生平惟為拾遺侍從半載安居草堂僅及年餘此外皆饑餓窮山流離道路乃短詠長吟激昂頓挫蒿目者民生繫懷者君國所遇之困阨曾不少芥蒂於其胸中自古詩人固窮砥節不隕其志上下千年惟淵明可以抗行然後嘆子美真天人也公之為詩多出於所自道其曰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又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皆非公不足當此語至於妙

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知詩外自有事在而但索之於語言文字間猶其淺也今也年經月緯句櫛字比以求合乎作者之意殆尚所云鏡象未離銓者然一切槪釀叢脞之說剪雜無餘使淺學皆曉然易見則亦庶幾刮膜之金篦也夫乾隆歲在重光大淵獻中秋前五日陽湖楊倫題於武昌江漢書院之見山樓

舊唐書文苑本傳

劉昫許音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宋注按晉書杜預傳云京北杜陵人又周書宰相世系表載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公自稱預十三葉孫其為尹之後明矣後又自襄陽徙居河南故公之田園都在鞏洛其族望本出杜陵故詩每稱杜陵野老進封西岳賦表亦云臣本杜陵諸生也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元當末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元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率府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拜右左當拾遺宋注公自京師西竄謁肅宗於鳳翔舊史誤也房瑄布衣時與甫善時瑄為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是年十月瑄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瑄罷相甫上書言瑄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瑄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於成州同谷縣成州之上自負薪采椽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朱注公不赴京兆功曹乃武上元二年冬當作廣德二年

春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為節度叅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據新書表授員外亦當是武再帥劍南時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

袋據新書表授員外亦當是武再帥劍南時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

袋據新書表授員外亦當是武再帥劍南時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

袋據新書表授員外亦當是武再帥劍南時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

袋據新書表授員外亦當是武再帥劍南時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

袋據新書表授員外亦當是武再帥劍南時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

袋據新書表授員外亦當是武再帥劍南時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

袋據新書表授員外亦當是武再帥劍南時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

袋據新書表授員外亦當是武再帥劍南時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

袋據新書表授員外亦當是武再帥劍南時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

袋據新書表授員外亦當是武再帥劍南時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



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無所依及郭英又代武鎮成都英又武人麤暴

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而適卒朱注按適自西川入朝在嚴武再鎮之前

領西川節度公方攜家至東川與留後章彝是歲崔暹即崔殺英又楊子琳攻西

最善適未嘗兼領東川時亦並無依高適事

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偏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朱注公居江陵及

陵無警舊書謂未維舟而江陵亂者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補注自衡往

誤也二史載居變下峽事皆不詳

耳未嘗甫嘗遊岳廟為暴水所阻阻水不旬日不得食耒陽令知之自權舟迎甫

寓居也

而還永泰二年當作大咄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補注此說出於唐小說家

詳年譜末及詩集注明皇雜錄杜甫客耒陽頗為令長所不可信當以公詩正之辨

厭甫投詩於宰宰遂致牛炙白酒甫飲過多一夕而卒時年五十九子宗武流

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山之

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有飯顆山頭之嘲

誚朱注唐本事詩太白戲杜云飯顆山頭達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千借問別來太

山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益譏其拘束也國陽雜俎眾言李白惟戲杜考功飯顆

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余讀詩至杜子美云云特病懶未就耳自後屬文者以稹

杜詩鏡銓

舊唐書本傳 二 昆陵章氏藏版